

黄永玉散文



艺术家散文

黄永玉
散文



花城出版社

黄永玉散文

出版发行：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 11 号）

经 销：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广东省惠州市南坛西路）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3 插页 313,000 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5360—2779—6/I·2375

定价：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壬午年夏月
黄永玉



今宵得此良辰... 壬午年夏月 黄永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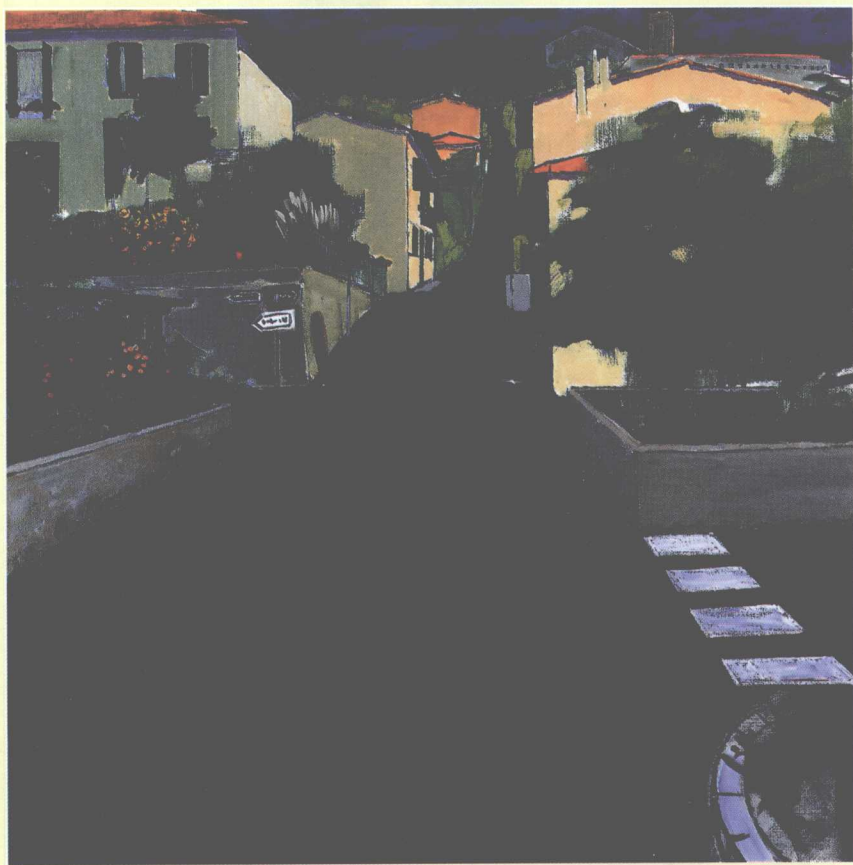
黄永玉



水榭榜舟采草絲芳洲碧
 旎旎幾樹陰紅綠
 看人欲舟脚夢不覺
 休忘意閑愁也州過了又
 到海如莫回頭
 上題
 吳昌碩

是春山晚一光
 晴柳映巴江流

梅溪题白荷（中国画）



从巴的雅桥上山(油画)



猫头鹰（雕塑）

目 录

· 忧郁的碎屑 ·

太阳下的风景·····	3
这些忧郁的碎屑·····	25
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67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	77
离梦踌躇·····	101
忆雕塑家郑可·····	107
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	110
白头偕老之歌·····	127
从华君武漫画想起的拉拉杂杂的事情·····	138
刘焕章这个人·····	143

· 自己的世界 ·

乡梦不曾休·····	153
蜜泪·····	155
书和回忆·····	194

南沙沟札记·····	199
人物和人物画·····	205
艺术的空间功能·····	210
关于我的雕塑·····	216
速写因缘·····	220
《永玉六记》序·····	237
《这些忧郁的碎屑》序·····	241
《老婆呀!不要哭》序·····	242
《水浒传记》·····	246
《从塞纳河到翡冷翠》后记·····	248
此序与画无关·····	252
书画题跋辑录·····	259
永远的窗口·····	276

· 吴世茫论坛 ·

眉来眼去论·····	283
论服务态度·····	286
“大师”论·····	290
漂亮论·····	293
论织女为何嫁牛郎·····	297
笑可笑,非常笑·····	300
筹办“死人报”启事·····	304
重建圆明园妙法·····	308

什么叫公园·····	312
笑话散论·····	316
输球有益论·····	320
山是山,洞是洞,树是树论·····	324

· 沿着塞纳河 ·

沿着塞纳河·····	331
画家的摇篮还是蜜罐·····	334
追索印象派之源·····	337
“老子是巴黎铁塔”·····	340
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	343
“可以原谅,不能忘记!”·····	346
洛东达咖啡馆的客人·····	349
让人记挂的地方——洛东达咖啡馆·····	352
梵高的故乡·····	355
巴黎——桥的遐思·····	357
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	359

· 罗马, 最初的黄昏 ·

意大利的日子·····	363
每天的日子·····	366
也谈意大利人·····	369
菲埃索里山·····	373

高高的圣方济哥修院·····	377
咸湿古和薄迦丘·····	380
纪念馆和薄迦丘·····	384
大师呀!大师·····	387
我的意大利朋友·····	391
没有娘的巨匠·····	395
杜鹃随我到天涯·····	399
教训的回顾·····	402
了不起的父亲和儿子·····	405
皮耶托、路易奇兄弟·····	408
但丁和圣三一桥·····	412
牧童呀!牧童·····	416
司都第奥巷仔·····	420
婀娜河上的美丽项链·····	425
迷信和艺术的瓜葛·····	429
大浪淘沙·····	433
爱情传说·····	438
罗马,最初的黄昏·····	442
好笑和不好笑·····	445
圣契米里亚诺·····	449
米兰与霍大侠·····	452
西雅娜幻想曲·····	456

忧郁的
碎屑

太阳下的风景

——沈从文与我

从十二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四十五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就应该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致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可能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的长汀……”它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六十年的老朋友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

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下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橘柚，诸多

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丁丁丁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中建筑四角的“铁马”风铎丁丁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二尺来厚。

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个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累烧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哄哄哄”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道。实际上那距离还在六七里之遥。

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似的竖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羊齿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才好。

我爸爸在县里的男小学作校长，妈妈在女小学作校长。妈妈和爸爸都是在师范学校学音乐美术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用他在当地颇为有名气的拿手杰作通草刻花作品去参加了一次“巴拿马赛会”（天晓得是一次什么博览会），得了个铜牌奖，很使他生了一次大气（他原冀得到一块大金牌的）。虽然口味太高，这块铜牌奖毕竟使他增长了怀才不遇的骄傲快感。这个人一直是自得其乐的。他按得一手极复杂的大和弦风琴，常常闭着眼睛品尝音乐给他的其他东西换不来的快感。以后的许多潦倒失业的时光，他都是靠风琴里的和弦与闭着的眼睛度过的。我的祖母不爱听那些声音，尤其不爱看我爸爸那副“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神气，所以一经过聒噪的风琴旁边时就嘟嘟囔囔，说这个家就是让这部风琴弄败的。可是这风琴却是当时本县唯一新事物。

妈妈一心一意还在做她的女学校校长，也兼美术和音乐

课,从专业上说,她比爸爸差多了,但人很能干,精力尤其旺盛。每个月都能从上海北京收到许多美术音乐教材。她教的舞蹈是很出色而大胆的,记得因为舞蹈是否有伤风化的问题和当地的行政长官狠狠干过几仗,而都是以胜利而告终。她第一个剪短发,第一个穿短裙,也鼓励她的学生这么做。在当时的确是颇有胆识的。

看过几次电影,《早春二月》那些歌,那间学校,那几位老师,那几株桃花李花,多么像我们过去的的生活!

再过一段时候,爸爸妈妈的生活就寥落了,从外头回来的年轻人代替了他们。他们消沉,难过,以为是某些个人对他们不起。他们不明白这就是历史的规律,后浪推前浪啊!不久,爸爸到外地谋生去了,留下祖母和妈妈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自古相传的“古椿书屋”。每到月底,企盼着从外头寄回来的一点点打发日子的生活费。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我们家有许许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那都是我的亲戚们寄回来让大人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它又不是糖,不是玩意,看看也就忘了。这一次来的是真人,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

这个人 and 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一切一切都那么淡漠了。

几年以后,我将小学毕业,妈妈叫我到四十五里外的外婆家去告穷,给骂了一顿,倒也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个中学生和我谈了一些很深奥的问题,我一点也不懂,但我马上即将小学毕业,不能在这个中学生面前丢人,硬着头皮装着对答如流的口气问他,是不是知道从凤凰到北京要坐几次轮船和几次火车?

他好像也不太懂,这教我非常快乐。于是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北京的沈从文?他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的表叔。

“知道!他是文学家,写过许多书,我有他的书,好极了,都是凤凰口气,都是凤凰事情,你要不要看?我有,我就给你拿去!”他借的一本书叫做《八骏图》,我看了半天也不懂,“怎么搞的?见过这个人,又不认得他的书?写些什么狗皮楞糟的事?老子一点也不明白……”我把书还给那个中学生。

“怎么样?”

“唔、唔、唔。”

许多年过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工资的东西,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有一天,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成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高